

南京大屠杀幸存者、92岁的祝四孜接受快报专访,首次公开讲述悲惨往事—— “鬼子进村,我在地洞躲两个半月” 江东门纪念馆将派人上门走访

1937年12月13日,日本侵略者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,平民百姓血流成河,侥幸活下来的人也在心底留下难以抹灭的创伤。日前,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巩固村村民伏宝鑫致电快报热线96060称:“1937年日本鬼子进村后,许多村民惨遭杀害,母亲祝四孜藏在屋后地洞里,才躲过一劫。多少年来,每当提起那段惨痛屈辱的记忆,她都很气愤。她今年92岁了,希望将自己的那段亲身经历公之于众。”昨天,祝四孜老人接受了快报记者专访。

□快报记者 赵守诚 文/摄

烧 祝家8间大瓦房全被烧光 整个村子都成了废墟

祝四孜出生于1920年6月,现住在巩固村朱庄组15号。昨天,记者辗转找到她的家。祝四孜已是90多岁的高龄,但耳不聋,眼不花,精神矍铄,说起74年前鬼子进村的那段历史,老人愤恨不已。

1937年,祝四孜18岁,还未出嫁,住在珠江镇西门外的朱庄村。父亲是乡长,她是老小,上面还有3个姐姐。当时,日本鬼子从乌江、高旺一路打过来,遭到国民党驻军的顽强抵抗。祝四孜回忆,鬼子进村前,有的村民一家老小提前跑了,不少人在屋后挖了地洞,躲在里面。“天还没有亮,估计四五点钟,鸡刚叫,就听到外面传来隆隆炮声,我家的门赶紧起床,钻进事先挖好的冰冷地洞里。”

杀 子弹打在地上像下雨一样 邻家小孩被一枪打死

鬼子离开村子进攻前面山头后,仍不停有子弹呼啸地打过来。祝四孜说,从地洞出来后,一家人躲在烧塌的断墙后面,“飞机向下面扔炸弹,不时有子弹扫过来,打在地上像下雨一样。”说这句话时祝四孜闭上眼睛,念叨了好几遍。

鬼子就在村外,随时可能再进村,躲在地洞里不是个办法,祝四孜一家决定逃到山里的亲戚家。逃跑路上又遭遇不测,祝四孜的三姐抱着5岁的儿子刚跑出村400多米,一颗流弹飞来,击中小男孩的腰部,子弹从左边进去,右边出来。三姐将受伤的儿子带到3公里外的华山村亲戚家,两个多月后,孩子因伤重缺血,夭折了。

邻居老张家有个12岁的孩子,鬼子进村时,碰巧孩子有病,

地洞在屋后菜园里,有一米多深,上面盖着木板,木板上盖着土和稻草,里面的人只能蹲着身子,或坐在地上,什么也看不见。祝四孜躲在黑暗的地洞里,听见外面枪炮声不断,夹杂着噼里啪啦火焚烧的声音。原来,鬼子进村后,一番抢掠后,点火烧房子,祝四孜家有前后两进房屋,每进都是4间大瓦房,全被烧毁,连旁边两间厢房和牛屋,也被烧了,好在牛被早早送到山里亲戚家躲过一劫。这是祝四孜第一次躲地洞,3个多小时后,听到外面风声平静了,她才与家人移开木板,爬了上来。天已大亮,鬼子刚离开村子,开始进攻前面一里半外的一个山头。整个村子都成了废墟,几十户人家的房屋全被烧光。

躲在地洞里,鬼子离去后,老张与妻子拉着孩子向外跑,父母在两边,孩子在中间,一家人手挽手拚命地跑,一枪打过来,正中孩子头部,脑浆都迸出来了,老张妻子当场就晕倒在地。

祝四孜的五堂哥家有7口人,上面有两个老人,下面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。鬼子进村后,一家人向村外跑,事先堂嫂准备了7双鞋子,放在箱子里,一家人好穿着跑路。跑出村头,堂嫂才想起忘记拿鞋子了,就掉头回家。拿到鞋子刚出家门,一颗炮弹落下来,五嫂的肚子被炸开,肠子挂在门框上。旁边牛圈里两头牛也被炸翻,4个蹄子朝天,肚子炸开了花。“我从地洞出来后,亲眼看到五嫂与她家两头牛被炸开的样子,到处是血,一辈子都忘不了。”祝四孜伤心地说。

惨 留守的米行管家被钉在木门上 鬼子连才满月的婴儿都不放过

日本鬼子毫无人性,丧尽天良,祝四孜回忆,邻村姚家营子有家米行,店老板准备带老婆孩子逃难,50多岁的老管家留下来看门。鬼子进村后,抓住老管家,把他钉在米行大门上,用几根大铁钉钉住四肢和胸脯,又点火烧了米行。

邻近的花园村也惨遭杀戮,一户湛姓人家,老两口带着一名养女生活,养女已嫁人,那段时间正巧在娘家坐月子。鬼子进村前,老汉让老太太领着养女跑了,自己带着才满月的婴儿留在家里。日本人进村后,一刀戳在老汉的胸口,老汉还没死,就将其扔在门口的池塘里。鬼子又抓起婴儿,割掉两个耳朵,婴儿流

血过多也死了。老太太跑到村外,也被流弹打死。湛姓人家最后只剩一个养女还活着。“鬼子撤走后,父亲找人掩埋尸体,来不及挖坑,尸体都草草埋在村后一个大沟里。”祝四孜说。逃往亲戚家时,她的父亲背着一口袋干粮,刚跑到河堤上,日本人远远扫过来一梭子子弹,将干粮袋上的一件皮袍打掉,父亲吓得连滚带爬跌落到堤埂下面,多年后他还时常念叨,“我要是顾及那件皮袍子,命早没了。”逃跑时,一颗流弹打来,将祝四孜母亲头上的围巾打飞,子弹擦着头皮过去,母亲吓得魂都没了,算是捡回一条命。“我们能活下来,个个的命都是捡来的。”祝四孜说。



祝四孜老人的讲述,又添一份珍贵的资料

躲 提心吊胆藏在地洞里两个半月 3平方米地方藏了8女子

祝四孜描述,日本人离开江浦,驻扎到南京城里,中间一段时间又回到江浦,成天进村要找妇女,吓得姑娘媳妇都挖地洞躲起来。“早上天没亮就扒几口饭,慌忙躲进地洞,一直藏到下午四五点钟,天晚了,估摸鬼子出村回江浦,不会再来了,才爬上来。”

朱庄村的房子被烧掉后,祝四孜一家住在华山村亲戚家,亲戚家的地洞有3平方米大,成了祝四孜与三个姐姐、4个表嫂共8个女子的避难地。她们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洞里躲藏了两个半月,说起那段日子,祝四孜既伤心又气愤,“那不是人过的日子,煎熬呀,都是丧尽天良的日本鬼子害的。”狭窄的地洞里铺着稻草,8个人缩着身子,坐在稻草上,从早上天刚亮一直待到傍晚,不能走动。里面没有光线,你看看不见我,我也看不见你。洞里放个马桶,大小便都在里面解决。渴了就渴点自带的凉水。在阴暗潮湿味道难闻的地洞里待的两个半月,成了祝四孜心里一段特别苦难的日子,每每提及,她就忍不住咬牙切齿,大骂日本侵略者。

回 回忆

祝四孜讲述的经历受到重视

祝四孜后来嫁人生子,亲身经历的日本侵略者那段暴行一直留在她的记忆里。多年来,她经常告诫子孙不忘国耻。老人的大儿子伏宝鑫是现代快报的忠实读者,最近他看到快报刊登的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文章,感慨地对母亲说:“又快到12月13日了,您经历的那段事情从来没有公开过,您年纪这么大了,那段经历应该公开报道出来,让人们记住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罪行。”

新闻链接

“活证据”越来越少

据悉,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前年400多位,去年300位不到,现在200位都不到。1987年,南京初次统计大屠杀幸存者数量,当时认定的大屠杀幸存者达到了1766人。不过,相比新发现的幸存者数量,每年过世的更多。目前在世的不足200位幸存者中,大多数年龄都已经80多岁,最大的已经90多岁。

幸存者是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证人,他们的口述史是对企图歪曲历史的日本右翼分子最好的回击。记者了解到,南京近来又一次

加大了对大屠杀幸存者的援助力度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对幸存者的医疗费报销,从此前的20%,上升到前几年的50%,现在已上升到了80%;南京民政局对老人们每年的补贴,也从此前的500元上升到1000元。据统计,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成立于2004年8月14日,成立7年来先后为1766人次的幸存者提供援助近100万元。其中,为1496人次的幸存者报销医药费约79万元,为270人次的幸存者发放生活补贴22万元。

有话要说

打捞更多的声音

听完祝四孜老人的讲述,有泪在眼角。侵华日军的暴行天怒人怨。“活证据”的越来越少再添寒意。作为土生土长的南京人,笔者自小也从祖辈那里听闻了太多的血泪史,也养成了厚待个体记忆的“习惯”。祝四孜老人描述的废墟,我们很多人都不陌生,这样的废墟距离今天也并不遥远。多年前,笔者写下多篇相关评论并取得一定影响,如《历史不能只由“活证据”来扛》(12·13,不能只有一座城市悲鸣》与《扩大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查访的范围》等。笔者在《历史不能只由“活证据”来扛》中提到:作为一名拼死抗辱、身中日军37刀的中国妇女,李秀英的“影响力”可以写就最真实的历史教科书。但问题是,我们如何保存并延续这种“影响力”,并且不受到李秀英们生老病死的困扰?这种提问正是基于“活证据”渐凋零的现实。以今天成熟的视角来看,我们必须直面“活证据”逐渐老去、远去的同时,加速寻访那些失落在民间的幸存者和他们的记忆。

讲述,变得无比重要,也无比迫切。

纪念历史,有诸多有效的环节,而“活证据”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。近年来,政府逐步加大了对“活证据”进行保护和关爱的力度,这令人欣慰。而值得建议的是,我们要多想一点办法,去接近散落在村庄的声音、图片以及一切能够弥补记忆的事物。祝四孜的开腔,打破了她自己的沉默,也为幸存者档案增加了一份沉甸甸的资料,我们相信,跟进的走访调查无论结果如何,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。这也会鼓励更多的人把记忆“敞开”。

我们懂得,牢记历史,珍爱和平。我们更懂得,让讲述多起来,让历史“活”起来,是我们必须抓紧完成的任务。

这也是一场不能停顿的对声音的打捞。

感谢祝四孜老人。

伍里川